



《蜻蜓眼》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年6月版

曹文轩著

22.00元



■海飞

曹文轩,是1956年设立国际安徒生奖60年来第32位文学奖得主。中国,是世界上第22个获得安徒生文学奖的国家。

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伊娃·格里斯琼普曾经说过:“国际安徒生奖的宗旨之一就是使文学跨越国界。”曹文轩荣获安徒生奖,毫无疑问,是一次中国儿童文学前所未有的国界跨越。从此以后,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其他安徒生奖得主的作品一样,将走遍世界,享誉全球。

在安徒生奖文学奖得主中,年龄最小的,是1968年获奖的德国作家詹姆斯·克吕思,42岁;年龄最大的,是1994年获奖的日本诗人窗满雄,85岁。人们在关注安徒生奖得主的成名作、代表作的同时,往往以极大的好奇心,关注作家获奖后的新作,特别是第一个新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作家没有从获奖前已有的文学高峰走向获奖后新的文学高峰,有的还因为年龄实在太大,不再著述。

曹文轩与众不同,他像一座活跃期正在喷发的文学火山。2016年2月,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博览会上发布了曹文轩获奖的消息。2016年8月,曹文轩在新西兰奥克兰IBBY世界大会上登上了国际儿童文学最高奖的领奖台。在这短短的半年中,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曹文轩新作《蜻蜓眼》,这是曹文轩和江苏少儿社创造的文学奇迹和出版奇迹。

曹文轩新作,文学界已经有了诸多的评论。在我看来,新作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国界跨越。曹文轩以往的作品,文学中的人、文学中的事、文学中的场景地,大多在中国,在故乡。如《草房子》中的“油麻地”、《青铜葵花》中的“大麦地”,如桑桑、如青铜、如葵花。在《火印》一书中出现了日本侵略者,但场景地依然在中国,这自然是也应该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常态。曹文轩新作《蜻蜓眼》就大不同了,故事的发生地扩张到了远方,亚洲、欧洲、中国、法国、马赛、上海、宜宾。文学人物和文学故事的设计,也大不同了,有了“法式”奶奶,有了“混血”孙女,有了异国情调、异国文化、异国文明的碰撞和融合。这种跨国文学主题的架构,无疑比纯本土文学主题,更容易激发国内外读者自然的阅读兴趣。在历届安徒生奖获奖作品中,跨国主题的优秀文学作品,屡见不鲜。如1998年安徒生奖获奖者凯瑟琳·帕特森,她出生在中国,先后在美国和日本生活和工作过,她的作品具有典型的世界性。又如2014年获奖作家上桥菜穗子,作为日本的人类文化学者,专门与澳大利亚土著居住在一起,精心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书写出了一系列具有文学震撼力的“异世界”作品,成了儿童文学国界跨越的典范。

二是文学厚重。儿童文学的“门槛”,儿童文学的文学深度,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一直是文学界的一个话题,以至于有人极端地认为世上没有专门的儿童文学。作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曹文轩有自己鲜明的文学追求和文学理念。古典、诗、美、道义、悲悯、记忆等,标识清晰。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对曹文轩的评价是,“一位致力于儿童文学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掩饰人类境况,认可生活经常充满悲剧,儿童可能遭受苦难,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发现人性的品质和善意,从而得到救赎。”我认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是独特的,自成一家的,不可复制的。曹文轩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文学厚重。新作《蜻蜓眼》以三代人的人生跨度、以全球和中国近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为文学时空,一层一层地铺陈故事,一层一层地构建文学的厚重,彰显着儿童文学相对少有的文学力量。

天时地利人和。故乡连着远方,中国连着世界。中国的儿童文学到了有可能出现一座高峰接着一座高峰的大时代,我们期盼着“这山望着那山高”、“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繁荣景象。



■杜传坤

“有个小女孩叫阿梅。”小说就在这句亲切平和的讲述中开始了。貌似很不经意的起始,甚至让人想起童话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经典开头,而跟在后面的,必定是个绝妙的故事。

这是个很“轻”又很“重”的故事。故事中,用生命感受和用生命去捍卫的,恰恰都是些极“轻”的东西:咖啡的味道,旗袍,油纸伞,小皮箱,杏树,钢琴,香水,纱巾……用世俗的眼光看,大都是不能当“饭”吃的东西。尤其是在宏大庄严的历史现实——譬如抗战、大饥荒、“文革”等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其“轻”。然而,不管是在普通平凡的安宁日子,还是在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乱世,正是这些微不足道之“轻”,拎起了生命中最重、最有价值的东西,映射出人性高贵极致的美。失却这些“轻”,就像小说中杜梅溪所言:“活得了,可活不好”,正如香水对于奥莎妮的意义。

把握好“轻”与“重”之间的张力攸关小说高下成败。“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米兰·昆德拉)。对于“轻”的东西,握得太松,就会飘走,变得虚无缥缈无足轻重;握得太紧,又可能破碎,过犹不及。故事开始部分的叙述节奏和语调仿佛一条不急不缓的河流,映照出凡俗生活中的诗意、浪漫与温情。或富足或穷困,都能保持那份从容、优雅、善意,享受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当世界塌陷沦为一场疯狂的噩梦,人性中开出恶之花,也仍有奶奶和爷爷那样的人为着一瓶香水、一棵杏树坚守血性与尊严,亦如那个让人无比心疼的孩子阿朗,在灾难厄运的打击下即使敏感脆弱却始终拥有美丽与希望。那层薄薄的纱巾,与其说是在对抗羞辱,毋宁说是维持人之为人的那份体面,人性的高贵与大美,尽在其中。在“轻”与“重”之间触摸历史,感受生命的诗意与重量,无论对于儿童还是成人,都有沉甸甸的意义。

与作者既往的同类小说相比,这部小说确实面临新的挑战:马赛—上海—宜宾三地现实场景的转换,不再是作者熟悉的苏北水乡,却仍是典型的属于中国的故事;半个多世纪的民国—“文革”历史,也更多地从背景走向前台,虽然总体上看仍是“从侧面讲述现实与历史的波光云影”,而且是以独特方式表现的对历史与世界的理解,对普遍人性人情的书写。节制而不拘谨、不刻意,自然而然以轻驭重。

《蜻蜓眼》:一个很“轻”又很“重”的故事

曹文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草房子》《根鸟》《细米》《青铜葵花》等。创作并出版绘本《天空的呼唤》《羽毛》等。余余种。作品被译为英、法、德、希腊、日、韩、瑞典、丹麦、葡萄牙等文字。曾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等重要奖项。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王泉根

文学随时代而发展,时代造就了文学,文学影响着时代,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的儿童文学。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文学典型、文学代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板块。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涌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家,曹文轩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曹文轩的小说,如《草房子》《青铜葵花》《蜻蜓眼》等,不但将中国的儿童小说,也将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创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小说艺术的高度,审美情感的高度,文学责任的高度,文化担当的高度,语言力量的高度。

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是真正的世界性文学。曹文轩的小说不但是中国儿童,也是世界儿童的精美精神食粮。

曹文轩对文学的“审美”十分在意,他曾多次重复:“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成常识,只有美是永具魅力的。”曹文轩的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其内容大多定格于田园乡野与青少年生命世界,又力倡“成长小说”。阅读曹文轩小说的最大好处是会把我们的读书口味弄精致,从而产生一种对平庸、丑陋作品的本能排斥。曹文轩小说的这种审美格调与艺术魅力,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忧郁情调。曹文轩认为忧郁是一种高度文化教养的体现,忧郁是美的。忧郁不是无节制的悲苦,更不是绝望哀号,这是一种很有分寸的情感。”曹文轩最初喜爱忧郁情调,恐怕与他早年贫寒艰辛的童年以及乡村意识与城市意识的冲突有关,但长年的学者生活,使他“加深了这种情调并对这种情调有了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因而对于忧郁情调的营造也就自然成了其小说的一种刻意为之的追求。他承认,他是在“玩味着一种高贵的美学享受——忧郁的甜美或甜美的忧郁”,其目的是想使读者“在气质方面能有些质量”,当代文学需要“这种具有美感的忧郁”。

二是执着美感。曹文轩认为“美的力量常常要比政治的、伦理的力量深刻和长久”,他对文学的美“非常在意,并且有一种近乎于偏执的向往和追求”。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他将美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努力“将自己的东西写得漂亮一些,再漂亮一些”。这种追求使其小说有浓郁的美感效应。一是作品有画面感,努力用最优美、最纯洁的文字去描绘大自然,在创造安恬的美感之中获得一种无上的精神快感,因而他愿将自己比作为一个画家。二是借助象征创造意境,使作品得到升华,并有耐人寻味的底蕴。

三是田园生活。曹文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面对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现代化但情感却趋向简单和生硬这一存在,他深感“文学应承担起调节的职能,当田园生活将要逐步变成历史时,它应当用温馨的、恬静的笔调去描绘田园生活”;面对那些充满生硬的钢铁形象、光电形象而画面上绝无一点山水和田园的卡通片以及不能湿润心灵的“时尚”文字,小说更应当往培养读者的“优雅情趣和宁静性格方面多做一点文章”,“使它们不至于全部丢失从前的纯朴的伦理观念”。描写田园生活与流淌在田园山水间的温馨人生,成了曹文轩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

四是语言实验。作家的职业规定了他是用语言进行特别的创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品。曹文轩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民族语言的特别长处和能力,小说作家尤应有强烈的语言实验意识,尽可能地发挥语言的功能,在读者能接受的前提下,努力使自己民族的语言显示出万般潇洒,大出风头。

刻骨铭心的苏北水乡少年记忆与悲天悯人的北大教授人文情怀,使曹文轩永远跋涉在“追求永恒”的精神大漠。他的作品崇尚人的感情、格调、欲望,关注人的精神、灵魂、境界,以富于个性的鲜活艺术形象,有力而有效地表现出现代中国儿童的生存体验及其根本的历史缘由,并把所经历的苦难艺术地转化为精神资源。他的作品一方面深深地扎根于现实土壤,同时又拓展出广阔的想象空间,富于理想主义与浪漫色彩。他对本国式“成长小说”与“幻想文学”的艺术探索,对小说的形象、结构、场景特别是语言的探索,充盈着理想智慧的光芒,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美学品质、文体秩序与世界影响。

■刘海栖

我和曹文轩是多年的朋友,我们年纪相同,志趣相投,每有聚会,定尽兴畅聊,但真正合作,则是多年后的事情,这还跟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轩的作品,甚至是许多儿童文学家的作品,都被苏少社垄断,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编辑和领导,有很棒的营销宣传能力,我们只有羡慕的份。

真正合作是到2008年,当时我还在明天社供职,记得5月份在明天社开第一届图画书研讨会,我在会上和文轩探讨他创作图画书的可能性。到了8月份,我正在北京参加BIBF,突然接到文轩的一个电话,他说海栖啊,你快点来,我有事找你!我当即就带着一个编辑赶到北大南门的上岛咖啡。文轩一见我,马上就兴奋地给我讲了好几个他构思好的图画书故事。我一听,当然也特别兴奋,当场要求文轩把这些图画书都交给我们社出,文轩也当场答应。明天社组织了强有力的编辑团队,抓紧时间制作文轩的这些图画书,最后,文轩的这8本图画书终于推了出来,即《菊花娃娃》《痴鸡》《最后一只豹子》《一条大鱼向东游》《马和马》等等,这是文轩的第一批图画书。我觉得很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不但对中国的原创图画书的繁荣起了引领作用,而且,他带动一大批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进入原创图画书领域,这直接促进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繁荣。这套书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其他一系列重要奖项,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出版社,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笔,所以要感谢文轩!

曹文轩后来又创作了许多图画书,在图画书创作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大概又出版了几十部作品,而且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始终认为,曹文轩早期的图画书创作,有着重要的实践和文本意义。我始终认为,图画书是一种有无限可能性的图书形式,应该有多元的评判标准,故事性强或者以故事取胜的图画书是图画书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对年龄稍大的孩子来说,尤其应该重视文本的故事性。中国的图画书刚刚起步,而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里,有相当一批善于讲故事的高手,曹文轩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所以,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原创图画书里,应该更多些温暖之作,多些能够打动孩子心灵的东西,我们应该期待曹文轩和一批儿童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新老作家能创作出更多精彩图画书来。

■贺绍俊

曹文轩所创造的文学形象,始终是与世界相通的,这是他能够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重要原因。有一句被经常引用的话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句话谈的是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提醒人们不要丢掉了民族性,民族的之所以能走向世界,是因为民族的东西里面包含着世界性。曹文轩的文学意象是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当然是民族的;但曹文轩的文学理念具有明确的世界性视野,因此他讲出了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他让中国故事具有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人类普遍的审美性。

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他的审美追求上。在其数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曹老师始终如一地坚持古典美学精神,并以此勇敢地挑战一度在小说领域出现的审美缺失倾向。曹老师的小说风格基本上是“优美”的美学风格,他通过一系列宁静和谐与充满诗意的意象,为作品确定一种优美的愉悦感,如《草房子》,如《青铜葵花》,如《天堂草》,如《蔷薇谷》,如绿色的栅栏,如云雾中的古堡,等等,曹文轩以这些意象赋予了作品优雅的灵魂。这一次的新作同样有一个优雅的灵魂——《蜻蜓眼》,这是一种用琉璃烧制成的古代饰物。审美缺失是世界的潮流,它是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带来的一股支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颠覆了过去的僵化格局,拓宽了人类审美空间,但优美作为古典精神的审美呈现,首当其冲遭到了摧毁。然而,优美凝聚着人类文明的精华,即使当今的艺术时尚不再将优美供奉在中心位置,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崇尚优美。因此曹文轩坚持优美的审美品格,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趋势。曹文轩在江南水乡长大,以前他主要以家乡为背景,书写发生在家乡土地上的故事,虽然故事的人物没有离开那片水乡,但曹文轩让人物的心灵与世界对话。这一次,曹文轩则让他笔下的文学人物走出了国门,将优美的种子直接播撒到了法国马赛,一只停泊在马赛港的船,漂洋过海,驶进了中国江南的苏州河,无论是法国女子奥莎妮,还是中国男子杜梅溪,以及他们的孙女阿梅等,他们身上共同的美好品性,都映照在一枚晶莹剔透的《蜻蜓眼》中。小说浓郁的爱与美,超越了民族,是可以传递到世界的。

“中国故事、人类主题”,这8个字非常恰当地诠释了曹文轩小说的品质。



对曹文轩图画书创作管见



与世界相通的文学形象